



子午岭行记

□ 张丽娜

晨雾未开时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子午岭进发，远处起伏的山脉正从沉睡中苏醒。车行至山麓，远望层峦如黛，新绿如烟。山岚与天际相接，映出混沌未分的意境。山岭的轮廓如同一幅水墨画在熹微晨光中洇染开来。

晨光刺破雾帐时，子午岭正吐纳着渺渺的绿意。群峰之上的翡翠秘境，在黄土高原上谱写着生命的奇迹。我踩着露水走进子午岭的褶皱里。此刻，这座横亘陇东的苍莽脊梁，正被风揉碎成千万种绿的柔软，松针与各种绿色的叶子编织的初夏泛着苍翠。油松的老绿沉郁如青铜纹饰，白桦的新绿漾着琥珀色光，灌木丛的翠绿则似打翻的翡翠匣子，酸枣棘漫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。盛放后的各色牡丹已悄然退场，只留下归于静寂的绿叶。野蔷薇攀着古藤绽放成瀑，浅绿的小杜梨与金黄的连翘彼此镶嵌，在石缝与断崖间织出斑斓的锦

绣。松鼠在林中跳跃，惊起成群彩色翡翠鸟，宝石般的羽翼掠过林隙，枯叶堆里遗落几片虹光。

溯着松脂的芬芳进入深林，转过九曲十八弯的山道，秦直道的石碑映入眼帘。蒙恬曾率大军在此夯土筑路，两千年前的黄土被无数马蹄夯实如铁，但见直道边缘黄土缝隙里钻出的车前草，正在细数被历史尘封的马蹄声。而今道旁青松虬枝横斜，映出《汉书》中“树以青松”的遗存。

踏上直道的车辙痕，脚底感触苔痕驳的凹槽，恍惚看见信使策马飞驰的震撼场面。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古道，朽木间新蕨曲蓬勃，历史与新生在此时此地奇妙交织。直道在正宁境内全长70公里，沿线以山形走势五里设一墩，三十里设一站，烽燧遥相望，互相呼应，直通边陲。

直道修成后，作为运兵、输粮的供给线，有“北拒匈奴千里远，南护秦都三日还”之

说。想起子午岭命名的由来，按《八卦》定位以子为北，以午为南，故以子午为名。据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载：“桥山即子午山，亦曰子午岭。以沮水穿山而过，山若桥然。”子午岭山脊南端是陕甘两省的分界线，也是洛河、泾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。踩着脚下松软如絮的泥土，先民拓荒的足迹早已湮没，唯有山风掠过松林时，唤醒了土地沉睡的记忆。

午时登临调令关，此处海拔1700多米，旧时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残存烽燧和秦砖汉瓦半埋于蒿草丛中，石缝里钻出鹅黄色的蒲公英，茎擎着白绒球，与烽火台相互对望。正午的阳光穿透树冠的刹那，整座森林骤然沸腾。极目远眺，满眼苍翠在岭上无限延展，层峦叠翠、若隐若现，宛如油画世界的美妙。无边云海自陕甘交界处奔涌而来，瞬息吞没岭上千峰。

转道五项塬，谒黄帝冢。走进黄帝文化博览园，肃立功德厅前，大殿的飞

檐挑着流云，廊柱如史册的竹简次第展开。抚摸殿前姓氏柱的刻字，指尖触到的不只是冰凉的白玉，更有血脉里沉睡的根脉密码在苏醒。那些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，青铜鼎上的纹饰，此刻都化作殿内穹顶的星图，二十八星宿的光芒穿透时空，照亮了《史记》泛黄的扉页。

归途过罗川古城。文庙古柏虬枝又出翠绿，盛着千年的月光。徜徉古城，一条青石小巷，两侧青瓦老屋，抚摸斑驳的墙砖，看苔痕斑绿的琉璃瓦，推开文庙大殿岁月斑驳的木门，仿佛瞬间让你有时空穿越的感觉。从古朴的巷子引出人间烟火气，三清故事代代相传，与如今的古城交融一体。

暮色中，子午岭上云雾又合。这横卧在时光里的山峦，既托举秦砖汉瓦的记忆，又孕育绿水青山的生机。夏夜的山风裹挟着万物勃发的潮响，那是古老土地深处永不停歇的脉搏。

□ 田雪梅

五月榴花似火红

人说它“千房同膜，千子如一”，满树繁花，预示着一场盛大的生命狂欢。

“榴枝婀娜榴实繁，榴膜轻明榴子鲜”，特意跑去石榴树下细细打量，才惊觉古人观察之细致入微。这花儿不仅美，还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情怀。自西域远道而来，石榴却像早已融入华夏血脉，从庭院瓦盆到文人画卷，处处都有它的身影。端午时节，扇面绘上葵榴，满是应景的雅趣。

石榴花，从花苞初绽到繁花满枝，它始终以饱满的姿态迎接烈日的炙烤。形似小灯笼的花骨朵，初时裹着青涩的外衣，渐渐鼓胀、裂开，露出内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细密相拥，像是藏着数不尽的心事。古

站在石榴树下，看阳光和花朵相映红，听花萼和微风私语。恍惚间，便觉时光慢了下来。这五月的石榴花，不仅点燃了夏日的热情，更将千百年的诗意与期许，悄然种进了每个人的心底。

桃花辞

□ 王琪

点亮一些。

古琴一样的渭河，是我前世的梦境，风光旖旎，词语荡漾。宋瓷一样的月色，是我写下的诗行，釉色沁骨，开片生香。

一朵羞红的桃花，捂紧心口，生怕被过往的水鸟看穿心事。透明的桃花源，柔软的桃花坞，滴血的桃花扇，林妹妹的桃花社，在梦中闪烁。

一地芳草讲述光阴的故事。泥土，雨水，牛羊，洁白的云，温柔的爱，厮守在岁月深处的明灯，在心底沉醉。

桃花闪烁，像古老的童话，像思念的心笺，混沌或者空白。在爱返乡的路上，桃花泪光莹莹。

花瓣如雨，是流泪的蝶；月光如水，是路过的春。

只有桃花瞅着桃花，轻轻微笑；只有风声抱着风声，微微呢喃。

五

望着你，才让这钝重的岁月有了温度，让单薄的生命生出光亮。

那一抹不甘寂寞的嫣红，兀立陡峭的枝头，迎着风，含着笑，抒情的姿势，古典的笑容，定格成我眼中绝版的温柔。

我目睹了一朵花最初的绽放和最美的笑容。我听见了潜藏在花蕊深处冰雪的消融声，潜伏在眉黛深处相思的歌唱声。

娇羞的桃花，如一簇烈火，燃烧在东风的肩头。那薄如蝉翼的笑靥，如酒，如歌，如你。我的心，迷失在一朵桃花的笑容里。

六

一米阳光，停在渭河边，醉在春风里，恍若低吟。

两只蝴蝶，驮着梁祝，梦着庄生，打马而过。

我的心驾驭一头金黄的蜜蜂，打开了一座桃花的城池。

我在渭水岸边，看一树嫣红，听十里鸟鸣。蜜蜂振翅高飞，春燕衔泥筑巢。

唐朝的崔生，难忘旧情，年年如此，来寻当年偶遇的那一抹桃红。那双温柔的目光，柔軟了半个唐朝，至今仍霸占着桃花的爱情。

娇羞的桃花，如一簇烈火，燃烧在东风的肩头。那薄如蝉翼的笑靥，如酒，如歌，如你。我的心，迷失在一朵桃花的笑容里。

三

此刻的桃花，豪放，婉约，比酒还要烈，比梦还要轻，比月光还要美，比雪花还要香。

一只水鸟，叼起柳丝，弄慌了流水的神情：一丛芳草，抬起头颅，挪动了节气的目光。

桃花把炊烟唤醒，把春天唤醒，把生命最原始的河流唤醒。

隔着一帘桃花雨，我看见了蓝天、灯笼、少年、风筝，看见了纯朴的《诗经》、纯粹的女子和纯净的谷子。

一朵桃花，抿着嘴笑，那来自心底的浅浅笑容，迷醉了天空、鸽子和倒影，仿佛纯净的瓷，仿佛一滴露水。

一朵真诚的微笑，足以点亮一条河流漂泊的灵魂。

四

把桃花再拧亮一些，把鸟鸣再擦亮一些，把父老乡亲纯朴的爱再

麦穗的黄昏(外一首)

□ 孙立本

天地宽敞，夕光洒入叶竹河的筋骨
这是麦穗的黄昏

多少次在前湾或大水沟，我加入他们
学着收割、拾掇那些
不太金黄的麦子，流着汗
累了，舅舅们
坐在塄坎上喝水、歇息
我则给那些从麦穗中
驮取粮食的蚂蚁
制造永远走不出的迷宫

有时候，我也会看着远山发呆
水瓶鸟儿飞来，在我头顶敲响
落日的大钟

一把刨子来回奔跑

一把刨子在太阳的光芒里来回奔跑
它体内不断飞舞出春天的刨花
发散出木材的原始香味
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
慢慢堆积成树冠上雪白的梨花
一把刨子的作用如此神奇
它在大舅俯身的手中持续伸拉

麻雀绕着木楼的檐角飞过三匝
炊烟的升起似乎比往日更早一些
吃早饭时我一边捧起青稞锅贴
一边看见那些粗糙的檩子
表面越来越亮
纹理越来越清晰

油菜花开

□ 杨岁虎

用最金贵的色彩
用最恣肆的生机
油菜花，泼彩成
黄土高原上最亮眼的收成

蜜蜂嘤嘤嗡嗡
它们，和勤快的农人一起
收集着生命中的甜

山乡

□ 何军雄

云朵安详。羊群漫步山梁
草木从庭院的一角延伸
炊烟，流淌成乡村的血脉
攀爬的猫，伺机静候
在墙头上张望着过往的燕
这寂静的山乡，适宜怀旧
老屋的院落里
摇曳的枣树上，一群鸟
被惊得四处飞奔不知去向

晨光洒下，滋润着山乡
乡村被一声声鸟鸣叫醒
杏花烂漫，招蜂引蝶
从一片绿叶上，整个春天
悄无声息地沿山乡递进

五月天热换葛衣家，虚橘黄且肥。
壮士不敢啄，忍饥空向井。百蕊乙巳立夏



阳光里的村庄

□ 赵会宁

村庄的天空是开阔的，只要天晴，阳光就毫不吝啬地泼洒下来。老宅的院落里蓄满温暖。回到老宅，最欢喜的就是闭起眼来沉浸在这样的温暖中。这时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开所有的毛孔，把打捞时光的事，交给阳光，我们去捕捉像极细波纹一样的久违的气息……

父亲小学肄业，却写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字，方正圆润里逸出丝丝骨气，朴拙无华中流出丝丝大气，散而谨紧里露出丝丝静气。父亲的个头刚过一米六，体形敦实，肩头挺阔，臂膀圆粗，浑身散发着力量。父亲肩挑一生的烟火岁月，却始终未向生活做出半分妥协。

父亲小学肄业，却写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字，方正圆润里逸出丝丝骨气，朴拙无华中流出丝丝大气，散而谨紧里露出丝丝静气。父亲的个头刚过一米六，体形敦实，肩头挺阔，臂膀圆粗，浑身散发着力量。父亲肩挑一生的烟火岁月，却始终未向生活做出半分妥协。

放入药锅中文火慢炖。用火熬药，如日子熬人，急不得，躁不得。父亲用两块砖头支撑起一个简易小火炉，拿来干树枝，坐下来精心熬药。他一坐就是个钟头。这时的父亲，由半个医生化身为哲学家，将病痛、生活与人生哲理，统统熬进了同一口锅里。

喝了车前草熬制的药水，一个晚上过后，我的腹泻就止住了。

《诗经》里，把车前草称作芣苢。单独这两个字，父亲肯定不认识，但他却知道车前草这个名字的历史传说。车前草，生于车前，像一个探路者；又生长于车辙，消弭着烟火岁月的惶惶。

父亲常进山去拉柴。山里草木种类繁杂，有的外形、叶片长得极其相似，父亲就去嗅，甚至掐指尖大的一点

翠。只不过，有几个叶片上布着几痕褐色斑点，如被石子硌疼过。有一片上，还印着清晰的车辙印。绝大多数叶子的叶面上，布满细细密密的尘埃。

轻轻灌洗。父亲将车前草放进盛满水的瓦盆里，张开右手轻轻搅动起水来。搅得缓慢稳重，生怕水流走得太急，冲撞了这绿翡翠。个别叶片上的泥垢粘得牢固，他就将叶片铺展在左掌心，右指撩拨些水珠后，用右手大拇指轻轻摩挲这张叶片。

放入药锅中文火慢炖。用火熬药，如日子熬人，急不得，躁不得。父亲用两块砖头支撑起一个简易小火炉，拿来干树枝，坐下来精心熬药。他一坐就是个钟头。这时的父亲，由半个医生化身为哲学家，将病痛、生活与人生哲理，统统熬进了同一口锅里。

去了山里拉柴回来的父亲，经常会给我带回甜草根。后来才知道，甜草根的学名叫甘草。每逢冬燥之际，受咽炎困扰多年的我总是抵挡不住肺热咳嗽的袭扰，一吃甘草片，就吃出了父亲的气息。

老宅门前的柏油大马路上，车多了起来，一辆接着一辆。村道上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亮起来，从村口一直亮到村庄的腹地，一盏连着一盏，在村庄的半空里划出一条蜿蜒的血脉来。夜半归来的人，循着这条血脉走，肯定不会迷路。

当莫名的焦躁突然袭来时，我就回到村庄。凡是阳光不曾缺席的日子，总会有几个老人围着桌子转圈坐下，唠着有一句没一句的嗑。回乡后，我偶尔会坐于他们中间，插进两句话，更多的时候，是保持沉默，做一个忠实的聆听者。聆听最精简的语言。这些语言早已被岁月除去枝叶，只留下了主干。聆听最有后劲的语言。这语言如原浆酒，越是细品，越能品出品味。

父亲常进山去拉柴。山里草木种类繁杂，有的外形、叶片长得极其相似，父亲就去嗅，甚至掐指尖大的一点

乡村人家，家家户户的院角墙头，总少不了几株石榴树的身影。这树生来带着几分不羁的野气，春寒料峭时，它只是默默抽出嫩芽，粗糙的枝干虬曲伸展，叶片椭圆厚实，远不如桃李那般轻盈矫俏，甚至有些笨拙地挤占着空间，任谁瞧了，都只当它是寻常的绿化树。

暮春的余韵还未散尽，石榴树就已挂满了小巧的花骨朵。初绽时，它们裹着青绿的外衣，像极了一个个精巧的小葫芦，又似孩童攥紧的小拳头，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强。

可一踏入五月，石榴树便好似被夏日点燃了灵魂，瞬间褪去朴素的外衣。油绿的叶浓荫如墨，将阳光筛成细碎的金箔，仿佛被谁点了一把火，这些花苞便“噗”地炸开，吐出满枝的火红，远远望去，绚烂如天边流霞，又像燃烧在枝头的火焰，明艳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微风拂过，朵朵石榴花摇曳生姿，像身着红裙的舞者，热烈奔放地舒展腰肢，馥郁的香气随着舞步飘散，妩媚中透着股豪爽劲儿，直叫人沉醉在这猝不及防的惊艳里。

凑近去看，万绿丛中的点点嫣红，恰似大自然随手抛下的朱砂，却又点缀得恰到好处。每一朵花都像燃烧的小火苗，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跳跃，自有一股夺人心魄的力量。站在高处俯瞰，成片的石榴花高低起伏，与鳞次栉比的房屋相映成趣，红与灰、柔与刚，达成奇妙的和谐，随手一拍，便是一幅浑然天成的绝美画卷。

石榴花，从花苞初绽到繁花满枝，它始终以饱满的姿态迎接烈日的炙烤。形似小灯笼的花骨朵，初时裹着青涩的外衣，渐渐鼓胀、裂开，露出内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细密相拥，像是藏着数不尽的心事。古

站在石榴树下，看阳光和花朵相映红，听花萼和微风私语。恍惚间，便觉时光慢了下来。这五月的石榴花，不仅点燃了夏日的热情，更将千百年的诗意与期许，悄然种进了每个人的心底。

桃花辞

□ 王琪

点亮一些。

古琴一样的渭河，是我前世的梦境，风光旖旎，词语荡漾。宋瓷一样的月色，是我写下的诗行，釉色沁骨，开片生香。

一朵羞红的桃花，捂紧心口，生怕被过往的水鸟看穿心事。透明的桃花源，柔软的桃花坞，滴血的桃花扇，林妹妹的桃花社，在梦中闪烁。

一地芳草讲述光阴的故事。泥土，雨水，牛羊，洁白的云，温柔的爱，厮守在岁月深处的明灯，在心底沉醉。

桃花闪烁，像古老的童话，像思念的心笺，混沌或者空白。在爱返乡的路上，桃花泪光莹莹。

花瓣如雨，是流泪的蝶；月光如水，是路过的春。

只有桃花瞅着桃花，轻轻微笑；只有风声抱着风声，微微呢喃。